

一个留级生的故事

宋 汎 著

封面设计：王铁城

插 图：晁锡弟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事情发生在一九五一年某个城市。

五年级学生田大福功课不及格，留级了。一起留级的还有“黑乌鸦”。“黑乌鸦”是一个反革命盗窃集团的成员。有一段时间，田大福被“黑乌鸦”拉拢引诱，吃了不少苦头。后来，在老师和少年儿童队帮助下，田大福转变了。转变以后，他还帮助公安战士捕获了反革命分子，立了功，受了奖。

这个故事也反映了解放初期，我们祖国欣欣向荣，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风尚。

一个留级生的故事

宋 汎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4.75印张 70千字

1980年3月北京第1版 198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5,000册 定价0.29元

目 次

开头的話·····	1
一、 我留级了·····	1
二、 請客·····	6
三、 爸爸的恼怒·····	8
四、 独角龙的“慷慨”·····	12
五、 墙报事件·····	16
六、 黎平的干预·····	22
七、 姐姐的关怀·····	29
八、 友谊和决心·····	33
九、 土地庙的诱惑·····	37
十、 书店里的风波·····	41
十一、 黎平的险遇·····	46
十二、 卖自来水笔·····	50
十三、 得而复失·····	55
十四、 意外的变化·····	59
十五、 唐小彪的交待·····	64
十六、 远方的客人·····	67
十七、 英勇的姐姐·····	72

十八、身轻如燕·····	76
十九、心重似铅·····	81
二十、当选小饲养员·····	87
二一、风雨之夜·····	91
二二、赵阎王被捕·····	96
二三、报仇雪恨·····	101
二四、独角龙家的新住户·····	111
二五、锐利的眼睛·····	116
二六、林兴的来信·····	120
二七、狭路相逢·····	125
二八、束手就擒·····	132
二九、幸福的时刻·····	139
三十、期末晚会·····	143
结尾的话·····	147

开 头 的 话

亲爱的少年朋友，我问你，你留过级没有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么你发奋学习吧！努力学好你应该掌握的知识和本领，这是一个学生的本分。

你们可别把我这话当成儿戏，这是我的经验之谈。因为我尝过留级的滋味儿，有过切肤之痛。当然，留级生历来都有，而且每个人留级的原因和留级以后的遭遇也不完全相同。可是我所以当了留级生，纯粹是由于不用功。嘻，说起来真叫人难以张口。至于我留级以后的那段经历，那一系列倒霉的事情，也真够我记一辈子的！

如果你们不嫌我絮烦的话，我就讲给你们听听。

从哪里说起呢？就从我接到留级通知书的那天说起吧！

— 我 留 级 了

那是一九五一年的八月十五日。“八一五”，“八一

五”，这个倒霉的日子，尽管已经过去了好多年，可是对我来说，一想起那天的事情，还跟昨天的一样清楚。这大概就是心理学上所讲的新鲜刺激印象深刻的缘故吧！



那天，是个大晴天，骄阳似火，酷热难当。我和我的好朋友黎平，先去后河洗了个澡，然后回到家里做滑翔机。正干得满有滋味儿的时候，门口传来了邮递员的声音：

“田大福，信！”

我连忙跑出去，从邮递员手里接过学校寄来的通知书。打开来，一看到“留级”二字，脑子里就“嗡”的一声，浑身一下子变得软绵绵的，连喘气都有点儿困难起来。

黎平吃惊地瞅着我说：“大福，你怎么啦？脸都白了！”

“我……有点儿头痛！”我把通知书悄悄掖进裤兜

里，吞吞吐吐地说。

黎平说：“那，咱们别做了！”

他把桌子上的木片、马粪纸、浆糊、剪刀统统收了起来，还给我倒了碗开水，就回家去了。可是不大一会儿，他又跑回来了，一见我就高兴地嚷：“大福，通知书来了，我考上你们学校了，分在五年级一班！”

天哪，跟我还是一个班！

黎平家和我家是老邻居了，我们两个从穿开裆裤的时候起就常在一起玩儿，可以说是一块堆儿长大的。黎平比我小一岁，低一级，上的是红庙小学。我比黎平大一岁，高一级，上的是第一中心小学。黎平这家伙机灵，勇敢，念书也呱呱叫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也有可以自豪的地方：中心小学的五年级生，懂吗！

可是现在一切都完了，老底儿全得让人家知道——吹的倒满神气，原来是个留级生！

院子里的洋槐树上，一只知了在细声细气地叫着。小座钟在桌子上不紧不慢地数着脚步——“滴达！滴达！滴达！”——在我听起来却好象是：“咋办！咋办！咋办！……”

是呀，怎么办呢？去买菜的妈妈也该回来了，回来以后怎么跟她讲呢？妈妈还好办些，最难过的是爸爸那一关。爸爸这几天在火车站上忙着运货，听说是

支援志愿军的物资。为这个，爸爸主动加班加点，晚上经常不回家住，连假日也很少休息，估计还得几天才能回来。这对我来说，暂时还不大要紧。

黎平刚走不大一会儿，外面传来一阵尖厉的口哨声。这时我猛地想起，黑乌鸦罗铁奎昨天曾经跟我约好，今天下午到土地庙去听他叔叔独角龙说评书——《黄三太镖打窦二墩》。可是这会儿我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哪里还有这个心思！

黑乌鸦的黑脸在后窗户上出现了。他冲我挤挤眼儿，一摆脑袋说：“胖子，快走！”

我假装头痛，说不去了。

“出来溜溜风就没事了！”他说。

“不行，痛得厉害着哪！”我皱着眉头说。

“喝，好娇气！”黑乌鸦不满意地转过身去，双手插在裤兜里，吹着口哨，一摇一晃地走了。

万幸，妈妈买菜回来，压根儿没问这留级的事。可是我知道，这件事早晚是要露馅儿的，因此心里也不舒坦，怀里总好象揣着个兔子。

不过，过了两天，我也想开了。光发愁有什么用？爸爸、妈妈问起来的时候，可以跟他们解释嘛！比如说，有几天身子不舒服，肚子不好受，对，总是痛，老

师讲课没听好——肚子痛嘛，自然听不好啦——因此功课就落下了。还可以说，考试的时候看错题了。对嘛，这是常有的事。所以嘛，卷子答坏了……然后再表一通决心，保证今年各门功课一定学好。这样，挨一顿“毗儿”恐怕是免不了的，赶上爸爸不高兴，还可能打两下。以后嘛，也就过去了。

黑乌鸦也留级了。一天傍晚，他和唐小彪、林兴找我来的时候，还满高兴地说：“这下子更好，咱们几个都分在一个班了！”

林兴说：

“教咱们的老师，听说是去年教四年级的那个姓林的，个头不高，扎两根小辫儿，学生一气她，没准儿还会哭呢！”

黑乌鸦乐呵呵地说：

“那咱们就更自在啦！我叔叔这半年说《彭公案》，整本儿的，我请你们免费去听！”

说实在话，我却没有他们俩那么大的兴致。为了这倒霉的留级，我一直还揪着心哪！这几天我曾经一再暗下决心，今后要好好念书，争取当个好学生。我害怕再留级，害怕爸爸的拳头，也害怕妈妈那双总爱忧愁的眼睛。

二 请 客

开学那天，妈妈给了我一万块钱^①的书本费。林老师发书的时候，我正要去交钱领书，黑乌鸦从背后捅了我一下，说：“你有去年的旧书用着，买新的干什么！”

我一听有理。可是翻翻别人的新书，语文课本里有两课跟去年的不一样。

黑乌鸦说：“没关系，抄抄那两课不就行了！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听从了黑乌鸦的意见。

放学以后，黑乌鸦领着唐小彪、林兴和我到土地庙逛游去了。土地庙热闹非凡，卖日用百货的，卖各种小吃的，卖鸡鸭鹅兔的，应有尽有。驯狗耍猴的当当地敲着锣鼓，走江湖卖艺的在耍刀弄棍；一个卖膏药的大汉，光着脊梁，粗大的巴掌“叭叭”地拍着胸膛，怪声怪气地吼叫着。数不清的小人书摊上，挤满着大大小小的孩子。

走到一个卖西瓜的摊子跟前，黑乌鸦站住了。

“拣大个儿的来一个！”他大模大样地说。

卖西瓜的老汉称了一个花皮西瓜，算了算，五千二

^① 解放初期用的旧币，一万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一元。

百块钱。

“胖子，给钱！”

“我给钱？”我迟疑地问。

“怎么，舍不得吧？”黑乌鸦撇着嘴说，“小气鬼！”

我这人吃不住“将”，别人一“将”就头脑发胀。一见黑乌鸦那满脸瞧不起人的神色，我立刻就下了决心——我给就我给，这有什么舍不得的！反正这是妈妈给的买书钱，她又不知道我没有买新课本。

于是我把那张一万元的大票子掏了出来，递给那个卖西瓜的老汉，找回来几张揉皱了的小票子。

西瓜切开了，我们四个人就在瓜摊跟前吃了起来。瓜是冰镇的，又凉又甜，吃得我透心痛快。吃完西瓜，又去转游。在一个卖桃子的摊子跟前，黑乌鸦又站住了。

“拣红嘴儿的来一斤！”

自然又是我付的钱。

在卖桃子的摊子旁边，放着一个大洋铁盆，盆里盛着十几只小乌龟。这些小东西好玩儿极了，脖子伸得长长的，顺着盆边慢慢地爬着。你用手一碰它，它就立刻把脖子缩进壳里去。

洋铁盆旁边立着一块木牌，标着价钱：一千元一只。

林兴对我说：“多好玩儿！胖子，你不来一只？”

我又很快下了决心：买就买吧，反正钱已经快花完了。

黑乌鸦说：“买那玩艺儿干吗，也不是小孩子了！”

不过他也没有阻止。我买了一只，两只手端着，让它往身上爬。这个笨家伙，一点儿也爬不上去。

黑乌鸦把我最后的三百块钱也要了去，买了两支烟卷儿，哈德门牌的。我们四个人轮着吸了几口，呛得我一个劲儿地咳嗽。

三 爸爸的恼怒

该吃晚饭的时候，我们才分手。临别以前，黑乌鸦笑着对我说：“胖子今儿个表现不赖，赶明儿我请你！”

我说：“没啥，小事一桩！”

我无忧无虑地回了家，刚刚走进家门，发现爸爸的平板三轮车在门洞里放着。我吃了一惊，心想：糟了，爸爸回来了！转身想走，不料妹妹小英子瞅见了，我在院子里嚷起来：

“哥哥回来了！”

我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屋去。爸爸正在东屋里吃饭。我想溜进西屋，被爸爸叫住了。

“大福，过来！”

我一步一步挨到东屋门前，一只脚跨进门坎儿，就靠在门框上。

“你们开学了？”

“开学了。”

“你分在六年级几班？”

没想到爸爸一开头就问这个，我有点儿发懵，回答得糟透了：

“我……我也不知道！”

爸爸惊奇地瞪着我说：“这是什么话！你在哪个教室上课都不知道？”

“还在原来的教室。”我小声说。

“怎么？！”

我低着头，一声也不敢吭。

“我明白了！”爸爸把筷子往桌上一拍，霍地站了起来。妈妈一看不好，赶紧过来拦住爸爸，说：“得啦，刚回来就生气，先吃饭吧！”

我这没用的家伙，到了紧要关头，只顾害怕了，把事先准备的话忘得个一干二净。不过还好，经妈妈这么一劝，爸爸吐了一口长气，坐下了，重新把筷子拿起来。可是立刻又放下了，生气地说：“这五年级你舍不得离开它？”

从爸爸的脸色、语气里，我感觉到问题不大了，就说：“不光我一个人，罗铁奎也留级了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，有了伴儿你就光荣啦？”

“我也没说光荣。”我嘟囔着说，“反正下学期我一定好好学习！”

眼看着事情就要过去了，没想到妹妹小英子这时候一蹦一跳地跑了过来，扬着手里的课本说：“我们发新书了，哥哥，你们发了吗？”

“没！”

妈妈说：“怎么我听黎平说发过了，他不是也考上你们学校五年级了吗？”

“本来……发是发了，我没要，反正还念的是去年的课本。”

“那，钱呢？”妈妈着急地问。

“在……在学校放着哪！”我觉得自己的声音都变调儿了，“我忘了带回来！”

“快去给我拿来！”爸爸“叭”的一拍桌子，桌子上的碗、筷子都跳了起来，吓得我扭头就跑。都跑到大门外了，还听见爸爸在气呼呼地喊：“不给我拿回来，你就别想进家门儿！”

天黑了，胡同里电线杆子上的路灯已经亮了。好些小飞虫在围着灯光打转儿，一个劲儿地往灯泡上碰，

碰呀，碰呀，好象它们除了碰灯火，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似的。

我靠在电线杆子上待了一会儿，就往胡同外面走去。

大街上还是灯火辉煌，各种车辆和行人川流不息。有节奏的电车的脚铃声，短促而响亮的小汽车的喇叭声，运输卡车的大喊大叫，来往行人的谈谈笑笑，使这条宽阔的大街显得那么热闹，那么生气蓬勃。只有我一个人在人行道上心事重重地走着，走着——这一万块钱到哪里去弄呢？

林兴从对面走来，一把拉住我的胳膊，说：“胖子，你上哪儿去？”

“哪儿也不去。”

“走，看小人书去。”

“不去。”

“你怎么啦，干吗这么垂头丧气的？”

“我爸爸回来啦！”我无精打采地说，“要那一万块钱呢！”

“嗨，我当什么大事儿，这还不好办！”

“怎么好办，我上哪儿弄去？”

“你就说是丢了不就完啦，顶多挨一顿吡儿！”

“不行，我爸爸不会信，我爸爸跟你妈妈可不

一样!”

“喂，你瞧！”林兴指指迎面走来的一个小姑娘，凑近我的耳朵小声说，“把你的小乌龟卖给她，一万块钱！”

这个小姑娘看来只有六、七岁，一手拿着个啤酒瓶子，另一只手里捏着一张一万块钱的票子。小手把票子捏得很紧，好象生怕给人抢走似的。她长得很象妹妹小英子，圆脸儿，小塌鼻子，大眼睛，短短的两根小辫儿，象山羊犄角似的，往两边撅着。可能她哭起来也跟妹妹一样，皱着眉头，闭着眼睛，小鼻子一耸一耸的，哭呀哭，半天也哄不好。

我摇摇头，没有说话。

“那你找黑乌鸦去吧！”林兴说，“让他给你想想办法。”

只好这样，试试看吧！——于是，我往黑乌鸦家走去。

四 独角龙的“慷慨”

黑乌鸦的家，住在梅花胡同一条窄小、阴暗的巷子里，临街的门又矮又窄，左上方开了一个小窗户，被一张报纸糊得严严的。当我来到门前时，窗户上正透着

暗淡的灯光。

我小心地拍拍窗户，黑乌鸦从里面走了出来。

“干吗，胖子？”

“我爸爸回来了，跟我要那一万块钱……”

没等我说完，黑乌鸦就打断我的话，说：“那你找我干吗？我又没偷你的钱！”

“找你给想个办法……要不，我爸爸就不让我回家了！”

回想起来当时我可真丢人！跟黑乌鸦说着说着，鼻子一酸，竟然掉了几滴眼泪。

“不让你回家怕什么，车站，城门洞，房檐底下，哪儿不能住几夜！”黑乌鸦轻蔑地说，“胆小鬼，你是三岁两岁？你是小姑娘？”

“不行，我妈妈会找我的……”我长吁一口气，用袖子擦擦眼睛。

“那不正好，找你你就回去嘛！”黑乌鸦咧着嘴笑起来，“你这个人真怪，又怕赶你走，又怕找你回去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”

这时，屋里传来黑乌鸦的叔叔独角龙的声音：“铁奎，你跟谁在嘀嘀咕咕的？都进来！”

黑乌鸦的叔叔叫李金龙，因为脑门儿上长着个半寸多高的肉瘤子，人们都叫他独角龙。独角龙打解放前